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十八

漢 荀悅 撰

孝哀一

皇帝丙午即位年十九五月立皇后傅氏帝祖母定陶
恭王太后從弟女也封皇后父晏為孔鄉侯傅太后稱
尊號於是追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帝傅太后為恭皇太
后帝母丁太后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

宮中宮追尊傅太后父為宗德侯丁后父為褒德侯舅
丁明封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為懷
侯封趙太后弟欽為新城侯太傅師丹為左將軍賜爵
關內侯丹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
而多封爵外親及臣等不宜倉卒如此不聽六月曲陽
侯王根前定策封二千戶太僕安陽侯王舜有舊恩益
封五百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各益千戶詔曰河間
王良喪太后三年治喪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有司上

奏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賈人不得占
田過科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
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欺誣法掖庭宮人年三
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
得貢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吏殘賊酷虐者以
時退免有司不得舉赦前事博士弟子父母死與寧假
三年秋七月丁巳大司馬王莽乞骸骨避丁傳賜黃金
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八月庚

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劔入北司馬門殿東門
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劔佩之招殿前署長命
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犇病狂忽忘不
自知入宮狀下獄死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
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冬十月大司空
何武免癸酉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郎中令冷裒黃門
令殷由等言定陶恭王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
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恭皇帝立廟京師上下其

議皆以如裒等言師丹獨議曰今定陶恭皇后以定陶
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今不宜復改禮為人後者
為之子陛下既上承先帝宗廟之禮義不得復奉恭皇
祭入其廟今立京師令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自
當毀去一國太祖不隳之禮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
非所以尊厚恭皇也丹由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者云
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復改幣上
以問丹丹對曰可改事下有司議者以錢行已久矣不

可改丹老忘其前語從公卿議上以丹反覆二辭言無所守又丹使吏上書奏事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漏洩省中語下廷尉遂奏免丹丹上書還大司空高樂侯印綬丹字仲公琅邪人廉正守道以儒術進既廢終於家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況皆有罪根就國況免為庶人歸故郡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汎處浸殺人民遣光祿大夫巡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無出今年租賦博士申咸

數言高陽侯薛宣為丞相時後母死不行三年喪不宜居相位宣子況為黃門侍郎賅客楊明欲令所咸面使不復用會司隸校尉闕恐咸為之遂使明斫咸於宮門外斷鼻脣事下有司御史大夫衆等議以為況恐咸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迫切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抑絕論議之官桀黠無所畏忌禮下公門式路馬敬近臣為其近君也況首為惡明手傷人功意俱惡明當以重刑況皆棄市廷尉以為況謀先

定非恐為司隸造謀也本爭私變以父見謗無他大惡
雖於掖門大道中與凡民道爭無異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明當以賊傷人況與謀者皆削爵減死為城旦於是
況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免為庶人卒於家宣次子惠
亦至二千石

建平元年春正月有石隕於地十六是月大赦天下丁
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喜太后從父弟初為右將
軍太后預政事諫后故收喜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

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沛國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
脩潔忠誠憂國夫忠臣社稷之衛也魯以季友治亂楚
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
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文公側席而
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
金以間廉頗漢散金以疎亞夫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
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復用之丁未有白氣著
天廣處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薨薨如雷一刻而

止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馬飲食本志以為馬武
用其後大司馬董賢幼少見用之象也新成侯趙欽城
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為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
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賜民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
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馮太后媛
弟宜鄉侯參皆自殺時中山王疾上使中謁者張由將
醫至中山由素有狂易疾發怒去歸長安尚書簿責擅
去事狀由恐誣言中山王太后咒詛上及傅太后太后

素怒中山太后遣御史按驗考訊卒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陳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其事立受傅太后旨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等死者十餘人巫劉吾服咒詛立奏言咒詛謀反大逆無道責問馮太后無服詞立曰當熊之上殿何其勇也今何怯也后曰此欲陷殺我乃飲藥而死參家凡死十七人宗族歸故國張由歸賜爵關內侯立遷中大夫太僕馮參兄弟四人長兄野王為大鴻臚剛直不曲名重當

世次遂次立皆二千石以治行稱參好為容儀進止恂
恂甚可觀也矜嚴直操不屈於五侯貴寵之家十有二
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匹
布長十餘丈十日而去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七十餘日本志以為牽牛
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也彗孛加之改更之象丁
丑大司馬傅喜免陽安侯丁嗣為大司馬大司空朱博
奏言高皇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上下相監選授有序

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更司空與丞相同位中二千石未更為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上從之罷司空官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為御史大夫

荀悅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乙亥丞相孔光免議太后失旨也御史大夫

朱博為丞相少傅趙玄為御史大夫博奏言尊恭皇太后號曰帝太皇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永安宮立廟於京師赦天下徒罷州牧復刺史

荀悅曰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少故易統也古諸侯皆父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為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為不

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為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靡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名為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六月庚申太后丁氏崩葬定陶發濟陰陳留近郡五萬人穿土待詔賀良等奏天官厯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

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太平經者成帝時齊人甘忠詐造云天帝使真人赤松子教我此道時劉向奏言忠可殺假鬼神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而賀良受其書劉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司隸解光平陵李尋好之勸上從賀良等議時上多病乃赦天下改年為太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一百二十為度秋七月以渭城永陵亭部為初陵賀良等又欲變亂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

史大夫以解光李尋輔政時上疾自若以其言無驗遂下賀良等議皆伏誅光尋等減死一等徙燉煌李尋字子良平陵人也治尚書好災異初以待詔問對曰陛下秉四海之衆曾無楨榦之臣朝廷無人則為亂賊所輕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進用忠良無惑讒佞女謁邪臣之態諸阿保乳母甘言悲辭之訴斷而勿聽勉大義絕小不忍尋雖失其議於賀良先言災異數中擢拜騎都尉言多忠切

荀悅曰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惟欲是從惟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為忠以苟容為智以技巧為材以佞諛為美而親近於左右翫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
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

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
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唯正
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
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藥
酒可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則不縱體焉惟
義而後已秋七月甲寅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孔鄉
侯博晏有罪博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邑三分去一
傳太后欲稱尊號晏諂順旨而晏與博結謀立尊號

博遂為丞相太后怨博喜使晏諷博令免喜博素與晏
交善許之御史大夫趙玄止之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
夫相要尚得相死何況至尊博亦有死耳玄遂許可奏
免喜并汜鄉侯何武并為庶人上疑博玄受諷旨即召
玄尚書省問狀玄辭服有詔議其罪議者以為春秋之
義姦以事上常刑不赦遂抵罪初博玄皆拜於上前有
音如鐘殿中郎吏侍陞者皆聞上以問黃門侍郎李昇
昇曰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聰明為衆所惑空名

而得進即有聲而無形不知所從至其傳曰其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加辰已有其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任其咎博杜陵人也始為冀州刺史行縣吏民夜遮道自言者數百人從事請留見自言事者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博出駐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夫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

行部還詣治所民為吏所冤欲言盜賊詞訟事者各使詣屬所部從事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此老吏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自此州郡吏民畏服其威後為廷尉自以不曉文法恐官屬欺誣之乃召見正監典法掾吏曰試為廷尉撰前世決難知者十餘事得為諸君覆思之於是共條白十事召正監掾吏坐而問博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服博才過人也博初起為亭長為人廉潔不好酒色食不重味案上

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稀見面然好遊俠欲仕宦者薦
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帶之其趣事待士如流而無大
節卒以此敗是時茂陵原涉為州里大俠初涉父為南
陽太守死官郡內賦斂千萬時俗皆通受之唯涉獨不
受行喪三年由是名顯年二十治劇縣為谷口令不言
而治居歲去官為季父報仇郡國豪傑有氣節者皆歸
慕之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所在闐門閭里盡滿然身
衣服車馬甚節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急為務涉

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內隱忍睚眦於塵埃觸死者甚衆王莽時以涉為鎮戎大尹

荀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下至於士庶人為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由此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藉王公之勢
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
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
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搢腕游談者以
四豪為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
矣及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豨從車千
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
皆競逐於京師布交游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騁

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覲其名迹榮而慕之
雖陷刑辟自為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
齊之以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人有言五伯三
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
也況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
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調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
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

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
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
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諸公之間陳
遵為雄桀閭里之俠獨涉為魁首九月光祿勳平當為
御史大夫十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為丞相京兆尹王
嘉為御史大夫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癸卯帝母
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三月己酉丞相平當薨當字子

思平陵人也以明經忠賢進初拜丞相以冬十月賜爵
關內侯其春上召欲詔封當稱疾篤宗族皆謂當曰何
不強起受侯印綬為子孫邪當曰吾在大位已負素餐
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寢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為子
孫也後月餘卒子晏亦以明經位至大司徒封防鄉侯
有星孛于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嘉
字公仲平陵人也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名剛直
弘毅有威上敬重之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九月

立魯頃王子部鄉侯閔為魯王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
檮樹臥生枝葉如人形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凡長六
尺一寸有耳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畤后土祠南北郊
東平王雲有罪自殺雲后謁棄市是時無鹽危山有石
自立開道故汝南太守孫寵以遊說顯名與待詔河內
息夫躬深相結納躬陰與寵誣言告東平王雲欲以獲
封躬乃與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東平
王依徃時泰山石立而宣帝興雲與后日夜咒詛冀獲

非望下有司按驗伏誅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自立故處有大魚出於東萊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后妃專權厥妖木臥復立棄正作淫厥妖木斷復續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前漢紀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二十九

漢 荀悅 撰

孝哀二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相驚走或持籌相與號曰西王母
籌道中相逢多至數千人或披髮徒跣斫門闕逾牆
入屋或乘騎奔馳或致驛傳行經歷郡三十六所至京
師又聚會祀西王母設祭于街巷阡陌博奕歌舞又傳

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言視戶樞中有白髮故涼州刺史杜鄴以中正舉對曰春秋災異指象為言語籌者所以記數也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也度數放逸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內與疆外也臨衆盤樂亢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甚明著今外戚丁傳甚盛皇

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無以過此指象昭昭以覺
聖朝奈何不應也本志以為丁傳所亂者小此王太后
與莽之應也二月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為汝昌侯太后
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上將封傅商問僕射平陵鄭
崇諫以為不可因持書按出不受詔太后怒曰天子反
為一臣所制上乃下詔封商崇以為侍中董賢貴寵過
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每以職事見責發疾疽癰欲言事
畏見罪欲乞骸復不敢尚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疏

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下獄死

荀悅曰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為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為順從違下從上則以為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為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為蓋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

以為附隨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不盡理則以為專必
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言不盡則以為懷隱盡說竭情
則為不知量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為
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
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
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
百不一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罪下之
所難言也拂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干難

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得上通非但君臣而已凡百姓亦如是乃仲尼所以憤歎予欲無言也三月光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夏四月天雨血山陽湖陵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戮厥妖天雨血上欲封董賢乃下詔曰孫寵息夫躬本因賢告東平王遂封賢為高安侯孫寵為防陽侯躬為宜陽侯右師譚賜爵關內侯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少為太子舍人美顏自

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日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上嘗與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為昭儀及賢妻竝旦夕侍左右賜賢父恭爵關內侯為衛尉賢妻父為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楹梁衣以錦繡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其選物上等竝在賢家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乃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皆以賜賢無不備者又令將

作大匠為賢起家義陵傍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果愚甚盛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賢第新成無故門自壞又上乳母王阿聖亦多受恩賜及武庫兵器執金吾東海母將隆諫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賢等便僻弄臣恩私微妾陛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舉國威器供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護其微妾非所以正四方也

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諫議大夫鮑宣上書曰今朝廷無耆艾之臣厚外親小僮及董賢等皆在公門省戶陛下欲以共承天地安四海甚難今國家空虛用度不足賊盜竝起吏為殘虐歲增於前民凡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賦二亡也貪吏取受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農桑失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列六亡也賊盜劫掠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

深刻二死也冤陷無罪三死也盜賊橫殺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病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富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陛下不能安之民將安歸乎奈何獨私外親與董賢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欲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辯足以移衆權足以獨立姦人之雄宜時罷退外親幼童未精通經術者宜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

喜使領外戚故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
可任以政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大官
不敢為姦可大任委也陛下前以小過退武等海內失
望陛下尚能容無功德者甚衆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
者當用天下之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
下之衆元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雖欲自薄而厚惡
臣天地不聽也上以鮑子都名儒遂優容之深納其言
後徵武等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校尉後丞相光行園陵

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沒入其車馬宣
坐推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隸欲召捕宣從事閉門不
內宣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濟南王咸等舉
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會者千餘人守
闕上書遂免宣抵罪減死一等既免乃適上黨以為其
地宜畜牧少強豪因家焉息夫躬上言災異屢發法為
兵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勒武備斬一郡守
以威四夷用以厭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

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
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辨士見一端而妄措意謀動干戈
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
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慧辯則破正
道深刻則傷恩惠唯陛下深察之上不聽遂欲出兵會
董賢沮躬議以為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國未有第舍寄
居丘亭姦人數守之躬恐每立亭中咒盜人有告躬咒
詛上者逮躬繫獄仰天大呼因僵地絕咽而死躬母聖

棄市家屬徙合浦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懷子先
未生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藏之陌上三日人過聞
啼聲母掘出收養之是時豫章男子化為女人嫁為婦
生一子本志以為陽變為陰上變為下生一子將復一
世乃絕也夏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秋八月恭皇園
北闕災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赦天下丁巳帝皇太
后傳氏崩三月丞相王嘉下獄死初廷尉梁相疑東平

王獄有誣辭奏請傳詣長安更下公卿議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怒三人皆免嘉薦相明習治獄持平深重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上以此非嘉後二十餘日上益封董賢二千戶因下詔公卿曰朕即位已來寢疾未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咒詛朕躬賴宗廟之靈侍中董賢等發覺以聞其益封二千戶嘉上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感動陰陽以致災異今陛下

體久不平臣所以內懼也孝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臣非敢愛死而不盡忠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殺上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盡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倍人臣之義君位列三公以分明善惡為職而稱舉相等迷國罔上近自君始謂遠者何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不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遂使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到掾吏

涕泣和藥進嘉嘉引藥杯擊地曰丞相備位三公奉職
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姓豈小兒女也何為咀藥而
死嘉遂詣廷尉使吏侵掠嘉責之曰君猶當有以負國
入獄不虛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位宰相不能進賢
退不肖以此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曰賢是
孔光何武不肖是董賢父子遂不食歐血死元始中追
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謚嘉曰忠侯夏御史大夫
賈延免五月乙卯光祿大夫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

光為丞相何武為御史大夫由王嘉之舉也光與武奏
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
彭宣博士左丞等五十三人皆以祖宗已下立五廟而
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褻而
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
歆議曰臣聞昔周宣北伐獫狁詩頌其功齊桓南伐楚
北伐山戎春秋美之及漢興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
其為害久矣非一世之漸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

安寧之時乃南伐百越起七郡之師北攘匈奴降十萬
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
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起
燉煌酒泉張掖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漠北四
方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
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規模可見招集天下賢俊
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
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代賴

之單于守藩百蠻率服萬世中興之功未之有也高祖
建大業為太祖孝文德至厚為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為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
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
五大夫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此喪事
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又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故德厚
者流尊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而已七廟者其正法數可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由是言之宗無常數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曰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民患則祀之竊以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此在於異姓猶祀之況於先祖或說

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
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道
自有常法無功無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
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
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廟建之
萬世宣布天下愚臣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
帝崇立如此不宜毀上賢歆議而從之先是歆為光祿

貴幸歆奏請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咸不聽
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尚書左氏皆古文舊書竝
藏於祕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大事則幽冥莫知其
原然猶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
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
哉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
舊書皆有明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若過而立之必
若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
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咸怨恨而光祿大
夫龔勝以歆移書乞骸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
立變亂舊章遂不得立八月御史大夫何武免前將軍
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上舅大司馬丁明免明素
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故廢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年
二十二雖為三公仍給事中領尚書賢私過孔光光衣

冠而出門外待之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又退
入閣賢下車光乃出拜迎送甚卑恭上聞之喜拜光二
子為諫議大夫常侍賢由此權與人主侔上置酒與賢
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顧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
舜如何侍中王閔平阿侯之子諫曰成王戲以桐葉封
弟叔虞於晉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夫天下者高帝
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以藩王入嗣孝成皇帝後
當奉宗廟傳於子孫無窮漢帝至尊統業至重不宜數

有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為閔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鄴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脩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

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傳說於版築桓公舉甯
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
悅目為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
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
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測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
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
當天心也昔褒姒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
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

爾垂法後世陛下幸采芻蕘賢負薪庶有益於毫釐言雖不從多閱年少志強卒為賢恕之

二年春正月匈奴烏珠留單于烏孫大昆彌伊秩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外孫也單于之將朝也上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咸言匈奴來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庫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而國家不許臣

以為匈奴從此隙矣北狄之地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數百萬而不敢闕西河漢以高祖之威靈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孝文時侵暴北邊烽火通於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覺而去徒費財勞師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基乃大興師數十萬連兵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顛顏襲單于王庭窮極其地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

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遂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沙漠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投餓虎之口殫運府庫之財填棄廬山之壑而不悔至宣皇之初而虜尚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也其後

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攜國歸化扶服稱臣
然尚羈縻之不能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朝者
不強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披堅
敗敵如此之難也既伏之後慰藉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壁探
姑繒之壘藉蕩姐之場倒鮮卑之旃拔南越之旗近不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故已犁其庭埽其廬立
郡縣處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不然真中國之

仇也三垂比之懸矣今單于款心歸義此乃上世之遺策也神靈之所相望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使自絕於漢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喻之不能焉得不憂乎夫百年勤之一朝失之費十而受一臣竊為國不安也上乃召還匈奴使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雄為人博學有大志性清淨少嗜慾簡易倜儻口不能劇譚默而沈思居貧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給事黃

門郎與王莽董賢同位時莽賢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其澹榮寵如此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滂以禮敬之沛國桓譚甚重之鉅鹿侯芭師事之雄好賦頌文似司馬相如晚節以為無益而輒止乃依易著太玄經其文五十萬筮之以三十筮闢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解剥玄體十一篇復為章句又著法言十四篇欲以象論語劉歆嘗問桓譚曰雄之文能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我不見也人情貴遠忽近見雄容貌

爵位不能動人則輕其文若後世遇明識君子當度越諸子二月單于昆彌歸夏四月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各分職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時王莽以侯在策太后召之備佐喪事莽白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賢與妻皆自殺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視之因埋獄中賢故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掾收賢尸莽怒以他事殺之賢家屬徙合浦斥賣董氏財物凡三十五

萬太后詔公卿舉可為大司馬者時羣臣皆舉莽前將軍何武與後將軍公孫祿謀曰往孝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不便於是祿舉武可大司馬武亦舉祿莽諷有司更相劾奏互相舉皆免就國大司空彭宣見莽專權乞骸莽白太后免宣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與金八月王崇為大司空徵立中山王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是為孝平帝九月壬辰皇帝葬義陵

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為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觀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痺之疾末年寢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前漢紀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紀卷三十

漢 荀悅 撰

孝平

皇帝壬寅即位九歲大司徒孔光為太傅左將軍甄豐
為少傅右將軍馬宮為大司徒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
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之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
皆以前驕恣廢自殺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

敬天下所信服於是盛尊事光莽素所不悅者皆傳治其罪為請奏光光不敢不上莽白太后皆可其奏皆免官徙諸遠方平阿侯仁莽之從父兄也中正直言紅陽侯立莽叔父莽恐其害已從容言於太后皆奏遣就國於是附順者皆拔擢之忤恨者誅滅之以王邑為腹心甄邯甄豐主擊斷平晏典機事劉歆主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才能稱得幸於莽並在顯職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

黨與承旨而顯奏之因固謙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
下以取信於衆庶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令
益州諷使之也羣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
公益封三萬戶莽固辭封孔光等以定策安宗廟皆益
封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為太師車騎將軍王舜為太保
大司空左將軍甄豐為少傅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
為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封宣帝玄孫信等

三十六人為列侯自漢初至此王子侯者凡四百八十人令諸侯王關內侯列侯無子有孫者若同產子皆得為嗣三月置義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朔方廣牧女子趙春死棺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與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本志曰死者又生至陰為陽下人為上丙辰義陵寢神衣在匣中自出在外牀上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赦天下尊帝母中山孝王姬為后帝舅衛寶寶弟立爵關內侯帝女弟四人號

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襄魯侯
孔子後孔均為襄成侯追謚孔子為襄成宣尼公六月
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胃俱前向尻
上有目長二寸本志以為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
類二首上不一也手多下僭濫也足少不勝任也下體
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媒瀆也人生而大速成也
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秋九
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三月癸酉大司空王舜病免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後盱眙侯宮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封周勃霍光樊噲後皆為列侯酈商等子孫一百三十人爵關內侯食邑丁酉少傅甄豐為大司空夏大旱蝗青州尤甚安漢公四輔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罷安定池苑以為安民縣六月有石隕於鉅鹿二秋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赦天下

是歲光祿大夫孫寶為大司農寶字子嚴潁川人也初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忠謝之後以為主簿或問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子為之何也寶曰大夫薦用一府不以為非者人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聞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遇者何所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薦為議郎後為丞相司直紅陽侯立與南郡太守李尚共為姦利寶按劾立尚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卒以是廢

後為京兆尹處士侯文常稱疾剛直不肯仕竇以禮自
請文為布衣交會立秋日文自請受署督郵有杜稚季
者大俠也善定陵淳于長長深以託竇文欲誅之竇問
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竇默然不應稚季聞之
杜門不出外穿後牆為小戶旦暮自持鉏治園不敢犯
法越雋郡上言黃龍游江中大臣稱莽功德比周公竇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尤不悅今有一事羣臣同聲
得非不美者乎時大臣皆失色而竇不變坐免官終於

家

三年春詔博采二王後及周孔世卿列侯在長安適子
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與己女爭位上書言莽女不
宜與諸女竝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
外家皆勿采於是吏民守闕上書者千餘人願得以安
漢公女為天下母太后不得已獨采莽女羣臣卿士僉
曰安漢公女宜為后參以著龜咸曰元吉乃考定娶禮
正十二女之宜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之宜吏民養生

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學校教訓之禮陵
陽任橫等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皆伏誅秋八月天雨
草狀如莎相繆結如彈丸莽世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
帝長大後怨即私於帝舅衛寶勸令帝母上書求入朝
莽白太后不聽宇與其妻兄呂寬及師吳章議其故章
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章因推類而說莽令歸政於衛
氏宇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執宇送獄及妻
皆死衛氏盡誅滅窮治其事呂寬所連及郡國豪傑素

非己者殺於市門海內震焉吳章者大儒所教千有餘人莽悉欲禁錮其門人門人改名他師時司徒掾平陵云敞獨自劾為吳章弟子收葬章尸王舜聞而義之比之樂布表為諫議大夫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以配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人非自犯法男子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召捕皆無得繫其當驗問者即驗問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赦天

下遣太僕王憚等八人置副假節巡行天下觀風俗賜
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各有差賜民爵
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時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
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七子皆封有司以為宜如所
言遂加安漢公號為宰衡位上公賜莽太夫人號功顯
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紱子男皆封列侯太后親臨
前殿莽拜於後如周公故事莽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
廟為中宗廟莽欲悅太后意乃以郵支功尊孝元廟為

高宗為學者築舍萬區所益博士負經各五人徵天下
有才能及小學異藝之士前後至者數千人羣臣奏宰
衡位在諸侯王上初置西海郡徙天下犯法者處之時
莽遣使多持金帛誘塞外羌豪等獻地請降曰聞太后聖
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近歲已來羌人無疾苦故思
樂內屬莽因奏言謹按已有東海未有西海請以羌獻
地為西海郡又賂匈奴令上書曰聞中國譏二名故名
囊知互斯今更名智以順制作梁王有罪徙廢漢中自

殺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
元士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冬大風吹長
安城東門屋瓦且盡莽所遣使者八人行風俗還言天
下郡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又奏
市無二價官無獄訟民無盜賊野無饑人道不拾遺男
女異路交致太平

五年春正月袷祭明堂詔太上皇已來族親各以世氏
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

職者宗師因郵亭上書宗伯以聞夏四月乙未太師孔
光薨大司徒馬宮為太師是時吏民上書薦莽者前後
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卿見者皆
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莽九錫之命義
和劉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王憚等八人使行風俗宣
明德化皆封為列侯閏月立梁孝王九世孫音為梁王
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本志以為高廟長安城中
原廟在渭北不宜立初惠帝為出遊長樂宮方築複道

在高廟道上叔孫通曰子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帝懼
遂急毀之叔孫通曰人君無過舉願陛下因為原廟衣
冠月出游之益廣大孝時平帝幼太后導而臨朝任莽
非正之象也冬十有二月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丙
子帝崩于未央宮時元帝統絕宣帝有孫五畏其長也
言兄弟不得相為後乃徵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三歲
託以為卜相最吉而立之前輝光謝蹏奏言武功亭長
孟宗浚井得白石丹書言安漢公為皇帝符命之興自

此始也葬遂謀為居攝以周公故事皆如天子之制明年改元為居攝元年葬奏言帝母丁姬祖母傳太后葬不應禮皆發其冢既開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臭聞數里發丁姬冢有火出四五丈羣燕銜土投冢上

讚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竝作至於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居攝元年春二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

衆侯劉崇與丞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必危劉氏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之遂合黨萬餘人攻宛城不能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之不罪竦為嘉作奏曰建初元壽之間大統幾絕陛下聖德拯救國命復延臨朝統政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故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接其繼幼則代其任夙夜孜孜不已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建辟雖立明堂班大法流聖化天下顓顓引領而

歎頌聲洋洋滿耳人無賢愚男女皆喻旨意而劉崇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子臣之仇宗室之讎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叛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臣聞叛逆之國既以誅討則瀦其宮以為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而民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著以為誠臣不勝憤憤之情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持畚荷鍤馳到南陽瀦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盛稱功德莽大喜

封為師禮侯七日皆賜爵關內侯封竦淑德侯長安為
之語欲得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作奏自後反者
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太后劉崇等所以謀反者莽權輕
也宜尊莽以鎮海內五月甲辰莽稱假皇帝冬十月丙
辰日有食之是歲西羌龐恬傳幡反遣護羌校尉竇況
平之其

二年春竇況破西羌夏四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
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九月東郡太

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東平王雲子也翟義方進小子也義將起兵謂其姊子上蔡陳豐曰莽必代漢吾父子受國厚恩當為國討賊假令時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先帝汝其從我乎豐年十八壯勇許諾遂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初信兄開明立為王無子而信子匡嗣立為東平王故義并東平而立信義自為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臯丹為御史大夫東郡王孫慶素有智略以明兵法在

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移書郡國言莽毒殺
平帝攝天子位欲以絕漢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郡國
振動比到山陽衆十餘萬莽惶恐抱孺子禱郊廟作策
告遣諫議大夫桓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之意乃收族
義家後母及兄宣皆死遣王邑孫建等十八人將兵擊
義又置腹心七將軍屯關中以自備冬十有二月王邑
等破翟義斬劉璜義與信棄軍亡義捕得傳尸長安磔
陳都市信卒不得初聞兵茂陵以西二十三縣賊盡發

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劫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
宮殿前其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明鴻等皆破莽自以威德遂盛
獲天人助乃謀即真之事秋七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
在喪為總衰服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之禮自以
為攝天子位不敢服其私親也凡一弔再會葬皆如初令
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
淄縣亭長辛當夢見人曰天公使我告亭長居攝皇帝

當為真不信我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亭中有新井
百尺又太保屬臧洪奏新井亭長符命言雍巴郡得銅
符帛圖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莽於是改居攝三年
為初始元年期門郎張充等交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
誅死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為兩檢其一曰天帝行璽金
匱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
帝名也言莽為真天子圖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
哀章因自竄其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以付高

廟僕射以聞戊辰葬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改
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為正以雞鳴時為朔色尚黃初
高帝時得秦玉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葬令王舜從太
后求之太后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
死用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
垂涕舜悲不自勝良久乃白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葬
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劫之乃出投
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

后為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為建國元年春大赦
天下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
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厯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安定公永為新室賓於戲敬
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漂陰鬲重丘
合凡萬戶為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
竝行其正朔服色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泣歔歔曰
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

如意哀歎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
莫不感動以孝平皇帝后為安定太后復更號曰黃皇
室主欲嫁之主不聽莽按金匱輔臣皆封拜王舜為太
師平晏為太傅劉歆為國師哀章為國將是為四輔甄
邯為大司馬王尋為大司徒王邑為大司空是為三公
甄豐為更始將軍王興為衛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王
盛為前將軍是為四輔將軍凡十一人以應符命之名
孺子居其邸使者監護敕阿保乳母不得與語至壯大

不能名六畜莽定諸侯王皆稱公及四夷皆更為侯更作小錢徑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為二品竝行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千數起兵於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國在即墨快攻殷殷閉城拒快敗走死莽增殷國為萬戶復井田制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以著代漢之符赦天下五威將軍皆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各如其方色

將軍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冬雷桐華
真定劉都等謀起兵發覺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其

二年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殺校尉刁護
劫掠吏士自稱漢大將亡入匈奴十有二月雷更名單
于號曰降奴服于是時多作符命以得封侯其不為者
戲曰獨天帝無除書自是莽乃禁之初甄豐劉歆王舜
等建安漢宰衡之號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及即真歆舜內
懼而豐性剛形於顏色豐子尋復作符命故漢氏平帝

后黃皇室主為尋妻莽發怒收尋皆死連者數百人詞
及揚雄時校書在天祿閣使者欲收之雄恐懼自投閣
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豫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
乃歆子棻從雄問奇字有詔勿問莽之為人大口顰頤
露眼赤睛大聲如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鴈仰
視或云所謂鵠目虎喙豺聲也故能噉人亦為人所噉
莽聞而誅之王舜自莽即位病悸而死其

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

祭酒秩上卿使者與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行義
諸生千人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加
勝輒推去使者自言請留守勝以秋涼發勝知不免謂
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遂不
食十四日而死有父老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
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出莫知其誰
勝字君賓與同郡龔舍字長倩友善故世稱兩龔竝著
名節勝哀帝時為諫議大夫薦龔舍寧壽皆徵勝曰竊

見國御巫醫尚為駕御賢士宜有駕於是詔從之壽稱疾不至舍至拜諫議大夫以疾免即就家拜太山太守使者到縣請舍到庭受拜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於官遂就家拜之至官數月以疾乞骸歸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葬以安車迎齊薛方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則主上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葬悅而聽之隃廩郭欽杜陵蔣詡字元卿皆以郡守刺史以廉直著名齊國栗融

字客卿北海禽慶字子夏蘇章字文則山陽曹竟字子期皆大儒俱不仕莽池陽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相稱三日乃止潁河郡蝗河水汎清河以東數郡莽徵能治河者至以百數其大畧畧者長水校尉平陵關竝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聞禹治河本空此地以為壑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不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掾張式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

一石水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及京師民引河渭水以溉
田春夏少水時故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
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牆而貯
水也可順從其性無復以灌溉則水道通利無溢決之
害矣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
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入渤海地
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
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悉為海水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從西山下東北去周書曰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
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
補宜却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
海乃無水災事亦無施行者其

四年夏赤氣出東方竟天東北西南皆反亂侵邊其

五年二月文母皇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水絕之
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葬為
后服喪三年西域焉耆國叛殺都尉冬十有一月孛星

出其

六年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四月隕霜殺草木六月黃
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木北闕城門瓦飛雨雹殺牛
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
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其禮如三公位上
大夫各主五郡皆世其官分長安六鄉置六帥各一人
分三輔為六尉郡河東河南河內弘農潁川南陽為六
隧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及他官名悉改

大郡至分為六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其後數
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旋復其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
書輒繫其本名而兼言之令天下小學以戊子代甲子
為六旬首其

七年春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墜地死黃山宮中百姓
奔走觀者萬數莽制禮作樂說六經公卿旦入暮出連
年不決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令於天下中郎繡衣執
法在郡國乘權勢更相奏舉案章交錯道中召會吏民

逮捕證左白黑紛亂貨賂相冒守宮闕告訴者甚衆莽
自以專權得漢政故咸自攬衆務常御燈火至明不能
治有司受成苟免因緣為姦而已上書者連年不決縣
宰缺者至數年兼領一切競為貪苛拘繫郡縣者至連
年逢赦乃得出衛士不交代者數年冬以郡縣災害率
減吏祿終不得祿者各因職為姦利以自給穀糴常貴
百姓窮困起為盜賊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流殺人其

八年春二月大雨雪深者二丈柏竹咸枯死地震莽詔

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為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坤動而靜辟脅萬物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長平觀西岸崩壅涇水涇水不流郡臣上壽以為土填水勾奴滅亡之兆也臣下從諛亦如之秋七月丁酉霸陵城災戊子晦日有蝕之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大醫尚方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筴尋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其

九年琅邪女子呂母為子報仇黨衆寢多至數萬人號

曰赤眉莽親至南郊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兵令有司命人負之其

十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莽一切收長吏家財五分之四以助邊令吏得告將許奴告主欲禁姦姦愈甚樊崇刁子都等以饑餓相聚於琅邪衆皆數萬其

十一年令太史更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時匈奴寇邊莽乃大募發丁男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吏民皆三十取一博募有伎術者待以不次之

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
接車濟百萬之師或言不持斗儲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
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作翼頭與身皆著
毛通引環鈕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
名皆拜大將軍賜以車馬待詔發遣大司馬武建伯嚴
尤與將軍廉丹擊匈奴皆賜姓王乃拜十三部將四十
萬衆齎三百日糧欲同時竝出塞追匈奴內之丁零因
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嚴尤諫曰匈奴為害久矣周

秦漢皆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
無策焉當周宣王之時玁狁內侵命將驅之盡境而反
其視夷狄之侵譬猶蚊蚋之害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
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糧深入雖有克獲之功
胡輒報之兵連禍結四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恢長
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場未定中國
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

饑而北邊尤甚今發四十萬衆齎三百日之糧東據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朽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城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不滿百日牛必死盡且餘糧尚多人不能勝此三難也秋冬甚寒春夏則多風齎釜鑊薪炭重不可勝食糒

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
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徑遁逃勢不相及幸
而逢虜則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邀遮前後危
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
不聽又復引古者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論邊事
凡三篇及當出師廷議尤固爭之宜先憂山東莽怒策
尤為庶人以董忠代之師久屯不行運轉不已天下騷
動翼平連率田況奏言民資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

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衆皆詈之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
奇士巨毋霸長一丈六尺大九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
匈奴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輶車不能勝即以大車
駟馬載霸詣闕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
軍一人虎賁百夫迎之於道京師門不容者開大高之
欲以示百蠻意欲以諷莽莽聞而惡之留霸新豐更其
姓曰巨毋霸謂因文母太后霸王符也博以非所宜言棄
市其

十二年廢順時之令春夏斬人都市二月壬申日正黑
七月大風毀玉露臺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藏在室匣中
自出立於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欲示萬世之基乃營
長安城南隄封百頃以起九廟黃帝虞舜陳胡王齊敬
王濟北閔王凡五廟不毀云濟南伯王元城孺王陽平
頃王新都顯王黃帝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
餘各半之金銀雕飾窮極工巧費用巨百萬卒徒死者
以萬數鉅鹿馬適求舉燕兵以誅莽發覺誅死南郡張

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兵於綠林號下江兵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舍塾為池其

十三年更州牧為監如刺史莽子臨與莽侍婢通恐漏洩乃謀殺莽發覺自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莽問羣臣擒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誣天文以凶為吉太傅唐遵飾虛偽以取名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業義和唐匡設六管以勞工商說符侯崔

發阿諛以取容令下情不得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下莽怒令虎賁扶祿出時民皆饑愁州縣不能慰安又
不得擅發兵故盜賊寢多唯翼平連率田況發四萬人
授以兵車與刻石為約赤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
莽切責況擅發兵赦罪諭以擒賊況自請出擊賊所向
皆破莽使況領青徐二州牧況請無出大將選牧尹以
下明其賞罰收合離散小國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
并力固守賊攻城不得勢必不能聚所過乏食以此招

之則降擊之則滅今出大將軍郡縣苦之乃甚於賊宜
盡徵還乘傳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二州盜賊必平
莽畏惡況陰為發代賜況書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還
齊地遂敗其

十四年閏月霸橋災數千人沃之不滅關東民相食蝗
蟲蔽天自東來至長安入未央宮發吏民設購賞以捕
之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收皆復聚衆莽遣大
將軍孔仁嚴尤陳茂擊之前所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

廉丹擊赤眉匡丹皆敗莽知天下潰叛乃分遣使除六
管諸禁詔令民不便者皆收還之時世祖與伯升起兵
與平林合攻棘陽十有二月有星孛于張箕其

十五年二月辛巳劉聖公立為更始皇帝即世祖之族
兄也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號百萬擊更
始二公兵敗於昆陽關東震恐道士西門君惠謂莽從
兄王涉曰識云漢復興劉秀為天子天子國師劉歆是
也先是歆依識改名秀涉以語大司馬董忠共語歆歆

謂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歆亦怨殺其二子又畏大禍將至遂謀與忠劫莽東降忠等誅死歆涉以親近莽惡其人聞遂隱誅歆涉自殺莽師徒外破大臣內叛無所復信憂懣不能食性好小數但為厭勝之事遣人壞漢園陵果愚云無使民復思漢皆此類也崔發言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大哭告天下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者除為吁嗟郎漢兵至遂發莽先人墳墓燒其棺槨焚其九廟火照城中十一月戊申朔漢兵

入城城中人皆降避火前殿莽猶按拭迴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乃升漸臺執威斗抱符命羣臣從者尚千餘人王邑兵盡乃還父子守莽下晡時兵衆上臺邑等戰死邑者成都王商之子也莽藏室中地隅間校尉公賓就斬莽頭軍人爭莽身支紛節解肌肉嚙切遂傳首謁更始于宛孝平后曰何面目復見漢家遂投火而死后婉孌有志操自劉氏廢稱疾不朝會莽欲改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子將醫問

疾后大怒鞭其旁侍者發怒不起莽遂不敢逼之鍾武侯
劉望聚衆汝南稱尊號嚴尤陳茂投之尤為大司馬茂
為丞相十餘日望兵敗尤茂并死司命孔仁以兵降漢
乃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乃自刎死本傳曰王莽
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
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
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莽既不
仁而有邪佞之才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

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而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唐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馘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被諸夏亂起蠻貊未足逞其欲焉故海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外怨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丘壘發掘害徧生靈延及朽骨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

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亡滅此
皆亢龍之絕氣非命之運會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為聖
王之驅除云爾王莽既敗天下雲擾大者建州郡小者
據縣邑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
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穉子也囂問彪曰往者
周亡戰國竝爭天下分裂數代然後始定意者縱橫之
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
論曰周廢興與漢稍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

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其位不卹於人心是以即位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豪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嚮曰先生

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見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
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
感其言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
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
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
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
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
據火德而漢運紹之始起豐沛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

符由是言之帝王福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
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為神
明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能崛起
在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起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
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比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之悲夫此世俗所以多亂
臣賊子也若然豈徒晦於天道又不覩於人事也夫饑
饉流隸單寒道路思裋褐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

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
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阮會竊
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就鼎鑊伏
斧鑕烹煮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掩干天位者
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
之用梁枕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
量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也當秦之末豪傑竝
起共推陳嬰而欲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汝家婦汝

世貧賤卒得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
項羽必亡知劉氏將興是歲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
漢使來陵母見之曰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爾謹
順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陵心其後
果定漢陵為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
探禍敗之機傳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丈夫
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

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是帝
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
明而仁信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
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
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
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
略也所以成帝業焉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

媼妊高祖夢與神遇雷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
靈有異於衆是以王媼武負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
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
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
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
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慶而苟昧於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
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鑕之誅英雄誠知覺悟

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
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授受無貪不可幾者
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彪知歸
不寤乃避難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訪問焉舉茂才
為徐令彪子固字孟堅明帝時為郎據太史公司馬遷
史記自高祖至於孝武太初固紹其後事迄於孝平王
莽之際著帝紀表志傳為漢書凡百篇述其帝紀其辭
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
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越蹈
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五星同
晷項氏畔奐紕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起
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暫社稷是經爪
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

不收拏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
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

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
在農桑著於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竝作厥作伊何百
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乃迪斯文憲章
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秩百神協律改正享茲永
年述武紀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講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邦
家和同述昭紀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燁
耀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承祖烈尚於有成述宣
紀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容亮直外割禁苑內
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閭尹之疵穢我明德述元
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壺闈恣趙朝
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述成紀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凋落洪枝顛倒鼎臣婉孌董公惟
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凡漢有天下地東西萬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三
百六十八里隄封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
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郡國不可闢者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七頃郡國三百三十縣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國二百四十一戶千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六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八人此在國家彊盛之時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於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羣籍於

是乃稽考舊文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時之事明主賢
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
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
於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
厥猷有煥其章至於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
功穆穆惟祇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

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
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業惟序武功既列迺贊
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昭
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漢紀本凡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字

五葬一萬字葬攝位三年即真十五年合十八年

前漢紀卷三十